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

茅坤曰通篇以容形上王維禎曰序世系見蒙氏世將世有功不宜殺二兀弟

茅坤曰秦法以吏為師名臣往從書獄出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夫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

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

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

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

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

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

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

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

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

按突然
插入趙高
起家及其
有非一段
所以著蒙
氏之利生
本於此

茅坤曰讀蒙
恬傳首尾詳
趙高所以賊
殺蒙氏本末
以是太史公
極力着意也

北。曩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赫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漚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按蒙毅在

沙丘斯高謀必不成，遣禱山川，此天之亡秦也。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臣莫知。是時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俞即踰也。音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

帝份曰子嬰
以諫可謂甚
正然倘獨高
之忌則不免
於虎口無以
成討逆之功
矣殆哉

按一遺曲
呂秉傳
代令蒙毅
遣使者
之陽周令
蒙恬以而
大弱法

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
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
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
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太臣。謀士也。而
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
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
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楊慎曰。子嬰知蒙
恬之輕。而能進諫
後卒能燭趙高之奸。而討賊。亦可謂賢矣。胡亥不聽。而遣御史
曲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生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
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
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

王維禎曰大
夫指御史曲
宮異其傳
子注寬赦之
也

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
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

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川

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

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

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

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楊慎曰。觀此百里
奚亦不終信乎秦
真少恩。其繆之謚
非美。此又可證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

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

明。以是籍於諸侯。劉氏云。諸侯皆
記其惡於史籍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

罰不加於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

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

逐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

陳沂口叙陳
事而非新語
以所謂大中
公云

爭坤曰蒙恬
分明知趙高
所為而不敗
訟特曰參而
伍之无限使
按成土失
而復振則
卒曰木結

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大夫欲參，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伍更議。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

前意却又
漆出桀紂
一段相對
而以過可
振諫可查
句又限之
以文法變
化之妙
法約言曰自
起之引劍自
裁也曰我何
罪于天而至
以哉良久口
我固當死長
平之戰趙卒
降者數十萬
人我詐而盡
坑之是足以
死與蒙恬之
咎地脉自然
尖以叙其功
耳

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瘡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適趙高矯制扶蘇死馬絕地向罪勞人是憇呼天欲訴三伐良然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毅還博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在此發鳴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終

史記八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侷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馬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

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外黃富

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劉辰翁曰去抵父客如淳曰父客

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

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是時脫

身游楊慎曰脫身游三字備出處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

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

茅坤曰史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之目故叙其始為刎頭交其後瑕寡相其後更工按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本以

王維積曰秦
購求二人金
有寡寡以後
成敗之別也
太史公如以
下句以非誤
語
凌約言曰一
人在當時口
有定論不待
他日成敗知
之也
羅入
之見過節
矣前中敗
派水而耳
漢高富貴
考楷流子
非偶然也
智大勇必
忍小辱小
彼其雲雲

變款有所合
豈與項上者
較了
王整口陳餘
以小辱不能
忍乃于封國
大計能不發
怒哉卒以輕
忿身死國亡
亦性定故也
張耳竟為王
傳久遠宜哉
王維積曰二
人之見誠高
惜陳涉不能
用耳

按漢書注
辭謂商散
其心也

地理志
屬中山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
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
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
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
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
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答唐順之曰此已識二人成
敗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奏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
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按門者即餘耳也自以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
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桀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
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
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
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按此首事敵第一妙策敵
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
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
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
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
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

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服虔曰。吏賀桂陽。揚陽斯五嶺。人頭數出。穀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君父之怨。而成割地有上之業。此士之一時也。

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

城。餘皆城守。不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按通本名徹。史

避武諱改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

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

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

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蔽。李奇曰。京方人以物挿也。皆為傳。畏秦

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

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

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

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

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

按范陽少年未必有是謀也。通既假之以范陽令。范陽令以范陽令之權。亦必士之雄哉。

凌約言曰然
陳王不用其
策下以為將
連四五竟非
三語如結証
以叙事之妙

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臣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戲地。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

董份曰又不
如者言陳王
私其兄弟以
為欲立趙後
則不如兄弟
也。

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贊曰方言云介特也。師古曰介隔也。音如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按此語為陳王言也。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子也。武臣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按房君勸陳王賀趙。即張良說高祖封齊也。然而有應者。高祖之度足以包信而陳王之知不足。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官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質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

董份曰秦卒
奇甚太史公
載之亦備至
為御而歸相
見其時亦為
稱快

按屬秦卒
王乃逆推
兩小未前
之欲以資

願王毋西兵。北狗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
燕。李良畧常山。張廩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驪。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
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
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者賤也。公羊傳曰廝後
廝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
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
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
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其說兩人
縱未必然
然英雄謀
固之常態
實不外此
以故其說
得行而卒
歸趙王如
所云也

楊慎曰傳云
患尤奇於秦
卒其奇又道
逢趙王姊又
出秦間復何
意也

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不用兵革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
也師古曰箠馬也。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
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
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
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
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按秦卒甚奇。太史公載之亦備。李良已定
至為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稱快。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
志屬常山。秦兵塞井
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
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
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

按系說張
耳立趙後
即耳助
陳涉立六
國後也蓋
欲激天下
以攻秦項
當首天下
以信文耳

王維信曰以
上並摹寫耳
餘二人之文
以下並指
其所為相殺
處下才

黃震曰初耳
餘號列項交
後卒如其說
云
茅坤曰兵必
得算勝而動
秦兵之振懼
天下也久矣
當是時章邯
王離以兩軍
相為犄角其
勢張而諸侯
之兵望其旁
者眾並不取
前開且張敖
以子赴父之
難亦征代來
姑遂巡視望
其間向非項
羽之擁兵救
沉舟以督戰

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張晏曰：羈，寄旅客也。師古曰：輔以義以名義自輔助也。就，成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楷反。立為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

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儼、陳澤正義釋音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不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儼、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儼、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可知也而乃欲以遽過餘可乎哉
茅坤曰鉅鹿之戰詳項羽本紀而此處獨詳餘所以不肯為前救鉅鹿處以通篇只欲摹寫兩人之交故精神沛然十以

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鷹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鷹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按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怨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

惟榜張救流涕而告之耳不必不什也映上不勝起而推印解綬則過矣兩人者劍頭之交卒以相殺非夫

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章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歸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

茅坤曰楚之王者侯不平豈獨張耳陳餘哉而陳餘之客及陳餘自怒獨指及張人以兩人其深于生平之交故也此是太史公點綴精神處

史記卷之六十五

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

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

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

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

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

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

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

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二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

破趙并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選○索

今俗呼此水則然按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追殺趙王歇襄國

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嶺

丁維納口按高祖字乃崩後洛號作史者追稱之耳

司馬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賈高恨以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務亡國者賈高之罪也

董份曰故所以得復國者雖賈高之力然以念誠切自足以動鬼神也高祖字以諱人曰漢初人焉直而勇往如以

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

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徐廣曰韞蔽禮甚卑

有子婿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

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

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

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

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

乃濟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

按日本署
下有刷字
漢書亦有
刷字

田汝成曰貫
高首謀又其
怨家所告詔
書并捕及上
言膠車膠致
與王詩長安
者高也乃言
與客語得詩
自亮鉗來
何耶

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節要
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
制之處。因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
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
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
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
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者板四周如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
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者，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
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
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勞反。索隱曰按劓亦身
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室，故不宜有此。

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
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

昔份曰復與
仰視與勞苦
問答歷七如
目前

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
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鞭。韋昭曰與如今

丁維禎曰貫
高之以不背
君高祖之仁
不裁忠苦難
事

今峻可以糞除也。郭瑛。俾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平生，驩與
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楊慎曰語顧為王實不反

尤瑛曰此與
田橫論仲者
詞意相類

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
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
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主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
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

唐順之曰
貫高終始如
也

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肱，咽也。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曰：韋昭曰：尚，魯元故也。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頗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次東有張敖家，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食細陽之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吕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池陽鄉也。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

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後，莫非天下俊

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

豈顧問哉？索隱曰：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

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

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名將也。然其相信用，非鹿餘兵不進。張既望亦陳乃去。即張耳、陳餘，亦未成也。

王章口榜四
指字有意漢
書去和蔡用
相字失之矣
王維伯曰太
伯延陵始終
以信不奕无
所利也不為
地足至班史
曰勢利之交
古人差之蓋
謂是矣較之
豈非以利哉
句文弱而贊
矣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終

史記八十九

唐順之曰此
文簡直

邵宇曰魏咎
于身與民可
謂兩全之矣
全民以生全
身以死雖然
非正也不可
以訓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

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

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

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

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

魏王。劉辰翁曰：方亂時，乃有讓千乘，卻齊趙繼絕世，如章邯已

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

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按項它，楚將。田巴，齊將。章邯遂擊破

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

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

楊循吉日豹語似慷慨其說高帝亦切當然何以就縛故庸人耳

按師古云丙龍謂秦与陳世

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往隙耳師古曰白駒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嘗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

豹言曰雖群盜亦必相和服雖一語次第其見矣

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疆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出時也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疆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

茅坤曰漢職知羽之欲有深地而故以

分于魏王豹
於河而也故
乘彭越之請
乎魏也而拜
之為魏相國
以徇梁地

麥約言曰最
是得力處在
漢楚對壘時
越為將兵擊
楚足稱奇兵

茅坤曰彭越
與楚兵共相
扭於梁而楚
亦疲而力分

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

按留侯所言誠六計也。然二人族姓已根于梁。

黃震曰彭越有大功無二

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指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

意既以終間
抗捕論罪廷
蜀青衣矣呂
氏又許使人
告其反族之
何忍哉
按越有不
賞之功即
有死尤宜
從輕知非
其罪而惟
以呂后一
言族之高
帝其寡恩
哉然帝征
兵而越不
至則越亦
有以自取
矣太史公
贊韓信曰
假令信卒
道謙諒可
以此則呂
太公之徒
愚於越也
亦云
蓋謂其
乘勝功

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
有司治反形已具賈曰扈輒勸越反而越請論如法上赦以為
庶人傳處蜀青衣索隱曰蘇林云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
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
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
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
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
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喋索隱曰百喋喋猶踐也然敵踐
與喋血乘勝日則有聞身已為王彼時乃反此時懷畔逆之意
乃反如此下語最是用力量意日字為讀聞字誤懷畔逆之意
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

甘囚勇義志
欲有為也
又曰太史公
腐刑不即死
亦欲以自見
耳故于以委
曲致意如以

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謂尺寸之柄其雲蒸龍
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物慎曰此贊曲折意其
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耳五字極備雲
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索隱曰魏各月年因時而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
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而續軍糧徵兵不往並臨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終

史記九十九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布本姓英

云當刑而王故改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

近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眾共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

決受黥竟麗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

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索隱曰曹偶類也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

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

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

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

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

按師古云
論輸麗山
謂有罪論
決而輸作
于麗山也

茅坤曰羽之
敗秦兵由布
先渡河嘗之
故也

嘉等布當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
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
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
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
兵渡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
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劉辰翁曰日布常冠軍日
常為軍鋒日楚兵常勝功
冠諸侯以布數以少敗眾
也皆於敘事中提撥其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
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漢書作項王封諸將立
前鋒

王維禎曰即
听項王謀又
帝罪已可族
况又為秦坑
卒衆多可

凌約言曰日
不往曰不佐
曰不敢往既
極伏布之囉
強方寫出項
所以不擊布
之故何寺次
第

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
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
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
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
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丙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
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
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
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
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韋昭曰主舍也。索隱三日不
日太宰掌膳食之官

董分曰言惟其以楚強漢弱故何所以為使而欲說王以楚漢之形使知楚不如漢也

按師古云垂拱而現言不動搖坐視成敗

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疆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如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米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按何之使淮南本為留羽計耳然布不封楚則羽不

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師古曰負加也之以不義之名以其倍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

留齊漢非
方全則布
不背楚故
何以強弱
別之分王
許之而又
令殺使以
決之何亦
深于謀哉
按前云使
臣敬進書
後云敬使
使臣進愚
計首尾相
應
凌約言曰死
何說詞與
行事絕是戰
因說客風度

茅坤曰折之
以不測之厚
宥之以非妄
之利

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索隱曰。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

按高帝故
不喜儒也
而况天下
已定乎折
何誠本心
矣若曰吾
方圖子之
功乃以為
中尉則又
帝之所以
駕馭臣下
耳
茅坤曰漢之
封功臣過制
所以多亂

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皐。四年七月。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

王維積日布
稱自始色
變之為患如

按師古云
微勝者謂
不顯言其
事

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
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
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
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貴赫對門。徐廣曰。肥姬數如醫家。
貴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
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
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
變言。始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
布不宣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驗淮南王。淮
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
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貴赫。以為將軍。上召諸

凌約言曰
先因信誅而
心恐後因越
醢而大恐故
今尹曰自疑
村及身深知
布之心者太
史公叙事前
後脈絡自貫
茅坤曰愚以
布假令傳傳
燕趙當是時
盧縮王楚張
敖王趙漢方
定天下而同
姓諸侯王之
屬齊濟以址
於大牙錯也
布豈能為功
乎

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
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
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音音義。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
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
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
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
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
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
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
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

田汝成曰今尹知布之必反者謂其有近憂薛公料布出下計者謂其无遠慮

茅坤曰昔吳之封楚以三軍巨出卒以有功今楚之先布卒以三軍致敗何也

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

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

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為淮南

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

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

北。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索隱曰：臨淮縣有徐僮。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

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正義曰：魏武帝註：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助散。今別為三。彼敗

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敗走。遂

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解見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地名也。望

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

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

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

之子也。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番陽非哀王。遂滅黥布。立皇子

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鄱陽縣北。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

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其身

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

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

田汝成曰前書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布未滅而先立也。後書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布未滅而先立也。而帝言也。自不難於後。

史記卷之九十一
大宛列傳
大宛列傳第三十一
索隱曰論衡云姁夫

名一云男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築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為雄
楚卒頻破秦將蒯為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點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